共十七

戶籍
平賦

卷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牧民心書 第七

牧民心書卷之十九

洌水　編

戶籍　戶典第四條

戶籍者諸簿之源衆徭之本戶籍均而後賦役均

戶籍有二法一是覈法一是寬法覈法者一口無漏於口簿一戶無落於戶簿使無籍者被殺而無檢被劫而無訟務得實數束以嚴法者也寬法者口不必盡錄戶不必盡括里中自有私曆以攤徭賦府中執其大綱以知都摠務從均平馭以柔道者也周禮司民之職生齒以上書於其版獻于天子告于皇天一毫無敢隱漏此用覈法者也趙簡子使尹鐸治

晉陽尹鐸請損其戶數以厚保障(見晉語)百姓得以休蔭此用寬法者也今若井地如制而稅斂不濫九賦如法而徭役不繁則括戶查口下民不驚其爲嚴法不難也舉國不然而一縣之令獨行嚴法則賦役日增騷怨日興吏緣爲奸民出其賂此無故作亂於昇平之世也故今之爲牧者戶籍惟從寬法

所謂寬法者何也戶不必盡括口不必盡錄槪其原總計其砧基(砧基者家垈也作家者必砧杵其基也)原總三千而計家九千則每於三家責立一戶原總二千而計家八千則每於四家責立一戶此總而止不復加增斯之謂寬法也余於邦典之議議用嚴

法（詳見戶籍考）此爲邦之大殖也今於牧民之譜議用寬法此順俗之小規也

戶籍貿亂罔有綱紀非大力量無以均平數十年來爲牧者全不事事吏之横濫罔有紀極戶籍其尤甚者也百家之村草屋黄鮮烟火青新此所謂富村也每當改籍之年（寅申巳亥之夏秋）籍吏飛帖嚇增十戶乃盜冒村厥有酋豪聚厥儕比議於榆陰曰惟茲十戶理所難免民庫社倉（卽還上）徭役繁興十戶一年其費百兩三年之費三百兩也取其三一以防茲事不亦善乎僉曰唯唯吾村之事唯子是將我聚其錢子行其成遂差里正負錢百兩豪私其廿歸之密橐

以錢八十賂于籍吏得寢其事豪謂厥吏我與子吾適遘茲會奚徒不增猶亦有減特減五戶以惠吾村吏曰今年茲事實難子之所言余何以辭豪歸其村謂厥耆艾五戶之減我既受諾亟毀社錢須五十兩僉曰大慶微子之權何以得此遂減五戶播之五村村各一戶五村大驚咸曰村正自古吾村三家相依一戶之役猶竭其血矧增一戶其誰堪之買牘販鑄厥錢七兩奔告籍廳伏惟盛德鑑此哀衷自古吾村三家相依一戶之役猶竭其血矧增一戶其誰堪之薄物不腆聊表微忱籍吏仰天啞然大笑曰一戶之彷例十兩汝殘疲特允爾請又茲一戶攤于他村厥村奔告又如前法於是

冨村之錢輸一二百其次輸錢七八十兩以次遞降雖三家之村七八九兩無有不入扵是其冨村所減之額冨村并徙不增抑又減户沙堆兩逢轉雲渝而霧囊駈而納之扵無徭之處一曰邑城二曰校村三曰鎮村四曰驛村五曰站村六曰寺村僧寺之洞口父子七人則立七户兄弟五人厥立五户猶然不足歸爲虛名張三李四編爲幾統以充原總之額及其徭役之數分也百家之村不滿十户三家之村或至九户而邑村鎮村之類例不應徭則原總五六千户之邑其應徭受糧之户不過一千六户之役堆于一户五户之糧謂糴上束于一户民庫攤錢則一户之納歲過數百杜倉須穀則一户之受歲過十石

嗚呼民雖欲小須吏無死息見德化之盛而可得乎 國中
諸縣皆以吏房爲帶一窠及至式年則以籍色爲帶一窠大
邑優食萬兩小邑皆踰三千其利如是故已自辰戌丑未之
冬轄吏營辦細布軟紬珍饋大鰒委輸京城圖鑽蹊徑以得
叮囑上風既猛下火又炎古風錢七八百兩納于內舍納于
冊房納于中房(即傔八)納于嬖妓預於其冬先受差帖爭頭碎
首弱肉強吞不幸官遞即先差者力盡而自退後出者賂八
而新差傷風敗俗駭心慘目四境喧騰醜聲雷轟牧且撫錢
而臥受之爲奇珍嗟呼惜哉牧也差出之初既受其賂行公
之日豈禁其奸縱其爲虐漫不致詰籍之案覈至於是矣

将

整戶籍先察家坐周知虛實乃行增减家坐之簿不可忽也
牧上官旣十日召老吏能文者數人令作本縣地圖以周尺
一尺之長為十里假如本縣南北為百里東西八十里則畫
本紙面長十尺廣八尺斯可用也先畫邑城乃摸山林丘陵
川澤溪渠之勢乃畫村里百家之村畫　百箇三角形以象屋頭十
家之村畫十箇三家則畫　三箇雖山下孤村只有一家
亦畫一　道路委曲各依本形施以淡彩瓦屋施青草屋施
黃綠山碧水道路以朱揭之政堂之壁常目觀之四境民居
如在眼中公移差發其遠近徑回皆如指掌斯不可不為也
紙面廣闊而很記載詳悉斯以周尺一尺為十里也　將作

此圖飭曰吾為此圖無欲知民戶盛衰瓦屋幾家草屋幾家汝其詳探無有一家或致差爽汝乃無罪其大村之難知者詢于邸卒面（人）主詢于村人詢于知者期得其實毋敢放忽也

此圖既成乃籍家坐

家坐冊者衆人所謂砧基簿也砧基之簿本籍田産無徵不録今亦依之戶籍雖用寬法家坐必用嚴法錙銖毫釐不可有差爽也　上官既月我之欲令既或見孚慈惠綏明民曰我俟而後家坐乃可籍也將籍家坐先察諸吏其有敏惠老諫者選三四人召之至前授之以家坐冊條例曰汝往某鄉籍此家坐一字半句有或差爽汝其有罪又曰吾為此籍非

欲括戶非欲括丁非欲增賦非欲振民旣為民牧職當收民
民之肥瘠與其虛實其不當詳悉乎以茲布告毋使驚惑
又曰汝謂官深居府中窮山僻村島嶼鄉居其屋其田其産
其業與其生齒設有差爽官何知矣然天下之事一誠字也
官若無誠此門之外卽成胡越誠之旣篤千里在目理則然
也我遣汝等為此簿曆是信是憑以淩民事若一差爽誤淩
橫斷當此之時官將何顏所以此籍至精至密必中其實乃
可用也偶一山氓入而有訴我執汝籍以次考問我旣畧知
彼將忠告一有差爽於斯必綻汝則有罪偶一殺撤出於窮
村我檢到彼朗箕屋架一有差爽於斯必綻汝則有罪偶一

牛犢與人有訟我考汝籍乃本無牛偶一軍保與人有爭我考汝籍不言軍保於斯必綻汝則有罪我遣腹心抽摧摘奸剔蹊廉訪一或有瞞汝則有罪申申如此汝猶不惕汝罪極重理難輕恕　又曰汝本安逸不任勞力躬踏實又差浮宕或信村民聽其所言遂錄為冊不踰旬月東破西綻汝則有罪籍之既成久久憑驗終無一誤汝則布切其有差除　又曰賜汝紙筆與錢幾兩汝到民村毋殺雞犬毋徵雜費汝有親知携酒來慰汝曰此酒在我為醜汝所經過一錢無徵汝乃無罪毋曰深居我將廉之如是則吏之解事者未有不盡心嚴覈必其所錄無錄誤也余在西邑戒之如此其簿果正按行數年查驗多方無一錯誤其精覈可知也諸鄉所錄齊到即以

其錄約之爲經緯表如左

穀洞里 品 世 客 業 役 皂 田 錢 丁 女 老 弱 恤 奴 婢 種 畜 船 鏈

李世昌 鄉 成川二年 農 五十日 三 二 男一男一 雇二 牛一

金以得 良三 農 布二 三五百 二 二 女一 小一

崔東伊 良二 估 布一 六 百 一 二 男一女一男一 馬一

安尚文 士七 科 七十日 三 二 男一女二 一 一 犂廿牛一

鄭一得 良 伊川二年 冶 錢一 三 一 一 女一 二

朴起同 良三 布一 二 男一男一 騾一 一

趙正七 良四 估 錢一 八百 百 三 一 女一 一 中一

林汝三 私二 倡 三百 二 二 女一

黃世云 驛 癸安三年 吏 五七日 一 一

南塘里 品 世 容 業 役 宅 畓 錢 丁 女 老 弱 恤 奴 婢 種 畜 船 鋌

尹世文 士 七 科 束一 昼吉 千 五 三 男一 女一男一 四 四 牛大牛一馬一

尹世武 士 七 武 尾十四石 百 一 一 男一 一 一 牛一

尹鐮 士 七 科 束一 十 十斗 二 二 女一 女一 一 一 布十牛一

李億同 良 三 漁 米一 二 男一 女一 鰥

河召史 良 二 二 女一 寡 一

吳以才 良 二 二 一 一 首 一

孫喜云 良 五 估 布一米一 五 斗一 三百 二 二 男一 六一

高昌得 中 南平五年 校 十石 百 二 三 女一男一 雇一 牛一

白老味 私 光州二年 冶 米一 三 二斗 一 一 二

右表二首即砧基簿之遺意也梨垌里者西邑之村名南塘里者南徽之村名　品者族之級也鄉者鄉丞之族也良者卑而不賤者也士者仕宦之族也私者私家之奴屬也驛者驛屬也中者良人之避學者也　世者主户也客者客户也三者三世也七者七世也成川二年者自成川移來纔二年也餘倣此　業者周禮所謂九職也農者農夫也估者商賈也科者科儒也冶者攻金之工也倡者俳優也武者習武技者也漁者捕魚者也校者校生也　役者單布之役也布二者應納布之役者二人也錢一者應納錢之役者一人也束一

者東伍單一人也米一者應保米之役者一人也　宅者其屋宅之間架也五者草屋五間也尾十者瓦屋十間也　田者旱田也畓者水田也十日者十日耕也十石者二百斗落也餘倣此　錢者遊貨也曰百曰千者公議然也不可以適中也　丁三者男子十七歲以上三人也女二者女子十七歲以上二人也老者男女六十以上也弱者男女十六歲以下也　恤者鰥寡孤獨癈疾之人也　奴婢者指使之人也雇二者雇奴二人也　種者食物之可貨者也畜者牛馬羊豕可貨者也梨廿者梨樹二十餘株也竹大者其竹田廣大也牛一者大牛一頭也小一者黃犢一頭也　船者江海之通

貨者也中一者中船一隻也大一者大船一隻也　銕者鐵鍋也至貧者録之有他物者仍録也

家坐冊子例皆列録一戸之條數十行也積書連屋無以考檢此所以括戸之官皆作家坐之冊而卒無所用若作經緯表則一戸不過一行左右比觀貧富相形強弱互著其抽閱極便斯良法也　此表既成戸之貧富里之虛實族之強弱勢之主客眉列掌示眼明手快一開卷而瞭然矣每書一張列録二十家百張則二千家也雖二萬家之邑其書不過為十巻百張為一巻置之案上常常閲覽則戸籍可均也傜賦可平也獄訟可衡也差發可明也每訟民到庭收先披此表可以

參伍假如朴起同八於軍發牧逆折風納曰朴起同老鰥也只有一雛相依爲命渠之身布令當老除以傳其子又何以八於軍發予風約忽聞此言未有不服其神明者假如有老味為尹鏶所訴牧迦謂尹鏶曰白老味本自光州流寓此土今纔一年尹氏族戚理宜庇蔭乃農器屢戮不酬其雇白也以此訟惡汝何來訴未有不服其神明者諸如此類不可勝數砧基奏者牧民之要欄也　或曰家坐既成官有此言不足奇也咸服神明有是理乎余曰不然家坐之籍非我剏行前尹鷟令莫不為之特以卷帙粗重故前人但以塗壁民間物情仍然蒙昧今我循例作薄其知獨詳民豈得不服其神

明守雖左右僕御之人既不知經緯表為何物則相與歎服而已不得云家坐是憑也

戶籍期至乃據此簿增減推移使諸里戶額大均至實無有虛偽[illegible]

寅申巳亥之年七月初吉鄉丞告曰戶籍期至將差都監監首也諸鄉風約例亦啟差收曰不急姑俟我言首校告曰戶籍期至將差監官與諸監考收曰不急姑俟我言籍吏告曰戶籍期至今將設廳收曰不急姑俟我言　乃取去式年諸鄉諸里戶總大數某里二十五戶某村十二戶別為丹子以便考覽不過五六張乃與前所作砧基表校讎比觀其漏其虛其奸其冤皆瞭然

可見　於是執砝基表查得本縣大戶總為二千戶（假令也）中戶總為四千戶（假令也）小戶總為八千戶（假令也）而本縣京司磨勘戶籍之總（去年式）原不過四千戶則以砝基之實總分排磨勘之原額於是每以大戶一個小戶二個為一戶又以中戶二個小戶二個為一戶則京司磨勘又適為四千戶矣於是以此算率立為比例再將砝基表定諸里今年之戶總每以小戶二個當中戶一個中戶二個當大戶一個總之小戶以六個為一戶中戶以三個為一戶大戶以一個有半為一戶　假如柳川里但有中戶三十即定為十戶石川里百中戶二十七個小戶六十六個即定為二十戶餘皆倣此

於是諸里戶額既史吾把前總與之比較則欲者以整虛者以實大公至正四亭八當豈不美哉但天殖變化漸而不遽攸之矯革宜亦然也一遵比例毫髮不差則前之十戶者有增為三十戶者前之百戶者有減為十餘戶者減則可矣增無害乎雖豪富之村猝增戶數其偏損必多矣　於是執舊總新總參伍事情其減之者雖於比例猶有不及姑仍盈坎其增之者雖於比例猶有所過姑仍高壘豪戶之庇蔭者不可十分打發校院之役屬者不可一齊淘汰大抵一縣之令其名位素輕做事不可太峻與王者立法御史授法者不同須到九分地位猶有一分餘感可也若我威惠既立下民既

順雖到十分可也

新簿既成直以官令頒總于諸里嚴肅立禁令無敢煩訴。柳川里令責戶二十（前總十五戶今增五戶）石川里令責戶十五（前總十四戶今增一戶）金塘里令責戶十二（前總三十戶今減十八戶）玉山里令責戶十八（前總二十戶今減二戶）餘皆倣此　其人口之數亦照前總假如去年四千戶其男口七千八百女口八千二百則每四十戶其男口七十八女口八十二以此立率二十戶則男口三十九女口四十一並於諸里戶總之末又列口數　柳川里二十戶則令責男口三十九女口四十一玉山里十八戶則令責男口三十五女口三十七餘皆倣此　令曰行縣令為知委事

本縣戶籍積久紊亂吏緣爲奸民役不均饒實之村歲减數
戶殘敝之村歲增數戶駈而束之納于無徭之村虛戶堆疊
實役歸欱言念民情殊極未便當職今執一縣家坐之數推
移會通每以四五六家合之爲一戶則本里應立二十戶川柳
里並其男女八口後錄開示仰本里父老士人齊會一處風
約等八切令參會乃議立二十戶令七月十五日內收單子
直納于官家仍許打印成帖無復草單正單之訛以此知悉
此之前總雖增五戶大均之政不可廢也如有一民紛紜未
訴者即當徵一母敢妄動又或私與吏議行賂圖免者事覺
不成律又至嚴並須暢念 其必以草單仍受爲正單者戶

籍監者私自収單則一戶之單禮錢一百（少者四五十）其病民大
矣仍以草單許為正單不可宜乎
諸里籍單畢到遞即打印成帖出付籍吏　乃召鄉丞令差
都監乃召首校令差諸監乃召籍吏令設籍廳其風約之等
勿令攸差　如是則籍吏失其利籍監失其權一盃之酒一
碗之麵將無以浸潤籍廳其愁歎之聲如可聞矣然此是一
縣之大政諸賦之本衆徭之源此事一誤即千頭萬緒悉皆
錯亂無一可整專顧一夫之愁歎不念萬家之煩冤豈足為
仁乎他事雖嚴吏猶索例至於戶籍苟行此法吏手其空矣
增者旣增必然無贈減者本貧將何有贓情雖可歎理無兩

便若微開一路即大防㵼潰故戶籍之法塞則全塞潰則全
潰於其兩間無半白半黑之術收拾此事宜堅心確志勿恤
一夫之小怨 籍吏給若無利及至歲末令移差好窠俾解
其怨余在西邑亦嘗如是 是日召胥吏諭之曰汝到汝廳
其諭汝像衣之既弊須看新服基之既敗須賭新局汝等積
年作奸戶籍今到極處受賂增減亦將貼塞今者掃盪作一
新局我去之後汝等作奸地面恢闊其在汝等非有失也唯
今年之吏㸃時不幸宜差好窠使之無寃
若烟戶衰敗無以充額者論報上司大饑之餘十室九空無以
充額者論報上司請減其額

本縣磨勘之總高丙砧基之數少則或以小戶四個爲一戶中戶二個爲一戶大戶獨自爲戶　如或磨勘之總太高砧基之數太少不可以如此分配則我之計總仍以一縣通計但就諸鄉中最敗之村查其虛戶論理報營以冀減總再報三報期浚去留　報曰本縣戶總三千六百戶而家坐烟戶之數未滿三千如松山里支石里長椅里大谷里莽谷里等三十二村家坐都不過百餘而去式年戶總多至六百餘戶其餘諸村亦皆殘敗雖欲裒多而益寡破東以補西亦無由矣戶口之有增無減雖載法例職事之詐不以實亦有律令縣監於此豈不慢悶昔尹鐸以損其戶數爲保障之本文侯

以增其户賦設反衆之喻古人於此其欲去僞而取實如是
矣户籍令將磨勘必於前總減下五百户然後始可以汰其
虚僞伏望　勾念曲察民情許令從實減總以副民望　鄭
判官述仁倅海州州多虚户鄭減二千餘户既得監司之題
又以粘連報于京司得依願磨勘州民頌之
饑荒之餘十室九空者招來安集爲目下之急務若户總依
舊徭役繁與民豈有來集者乎若是者須馳進營下面議監
司減其户總多者數千户小者千餘户不可拘也　雖然户
口徒減而徭役無減一縣之徭攤於一縣則此里雖幸彼里
逢憂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將何益矣必議於監司凡烟户之

役民庫之賦若所謂進上價米廵營卜定之類大行蠲除乃有減戶之實效不然名雖減戶實則增賦此衛文侯之所戒也而可蹈乎

若夫人口之米正書之租省其舊例聽民輸納其餘侵虐並宜嚴禁

南方之例八口米每口一升人情錢每戶二分正書租每戶一斗（稻不舂者謂之西北以粟代之）租每視今年戶口收於諸里米是吏倉錢是京司磨勘之所用租是大帳謄書之用實（紙筆墨及假書手工價）如四千戶則其租四千斗（二百六十石零）其錢八十兩一萬六千口則其米一千六百斗幾不足矣

戶籍收單之時本廳例於諸里各討錢五六兩籍吏籍賢籍奴籍隸伸手張眼舉父提祖其不滿意者罵之以不敬父祖浦村店村若非十兩必不能納若戶收一兩雖士族鄉班五六七戔不可少也及其成籍之後籍廳別用佳紙淨書一本以此成帖（打印而受押）謂之正單城中浮浪悖子自稱監考分行村里又討出一二兩錢如不滿意舉父提祖罵不絕口漉酒烹鮮須不動身谿壑既充又顧之他此天下之苦毒也自官收單自官須單則此二患不期禁而自絕矣籍吏呈訴若云磨勘之債猶爲不足則宜令鄉丞私致書于諸鄉每戶收數葉之錢都納于鄉廳（仍納于籍廳）以給籍吏

大帳謄書之役不可使窮乏貧族苟充書手以食其祖　柳
叅判誼牧洪州客有貧者閑居丹房首吏憐之以二鄉之籍
納于此客使之謄書俾食其祖書既畢柳公覺之乃以其祖
納本州貧士之不能還上者還上者倉穀也別以他粟贈客余耶睹
也南徼之例大帳書產每一張只給錢三分又有中草之產

增年者減年者冒稱幼學者偽戴官爵者假稱縣夫者詐為科
籍者並行查禁
圖老職者增年覔改發者減年年滿六十則改發其子納布則同兩致發有費故自減其
年科無鄉舉之法故猥雜者皆入科場由此兩冒稱幼學雖
公賤私賤皆得冒之將使通國之民都作幼學幾分免名莫

此爲甚管子曰貴人多則其國貧我邦之謂矣　單發甚苦
擧國喪性撓父易祖僞冒官爵假稱忠孝以圖免役數十年
之後遂成古籍而造僞之人不以僞冒告于其子其子其孫
遂以僞冒認爲眞封官武發之哀號稱冤亦難乎其解惑矣
人口多則納米多故戶籍稱鰥夫者居多民之哀痛斯爲
甚矣然人口亦比前總使民不得任意增減法見則豈必有
鰥夫之戶哉鰥寡者窮苦之名非職非役豈可以自稱乎籍
内無妻則自名爲鰥又何必首戴之乎寡婦亦然自稱良女
而籍内無夫則自明爲寡婦寡婦非所以立戶也　左道之
人籍於右道京城之人籍於外道以廣闢節之路一閭之屋

不在境内而很例於編戶大不可也若其來已久者雖不可猝刪烟戶雜役不可饒也

七月初吉取十弍年戶籍大帳中草並置政堂鎖之大櫃中草者本草也其賀勝於大帳猶以防追改之奸　戶總發令之日別下一帖嚴禁工房列諸奸諭之曰籍單齊到官當親執三十年舊籍另行查櫛新作之奸豈有隱乎其有犯者必有罰徵其各帳念　籍單齊到召鄉丞五六人校儒五六人會于政堂取歲久之籍與新單校對其有奸僞者令句而勒之乃自籍廳改書其單　罰徵宜有差等僞冒幼學者僞戴官爵者罰徵米五斗其餘罰徵米一斗並給籍吏以補磨勘之債　余謂冒

稱幼學在所嚴禁然我去之後邏目幼學者必納賂于籍吏依舊冒稱無補類網徒使吏肥兜何益矣余自西邑故百姓從之曰他事皆善惟冒稱幼學查之太酷大抵紀綱之頹敗久矣非一縣之令所能振整鞭箠沙堤水到邊崩權且闔眼未爲不可

齊高帝詔曰黃籍之人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民僞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　北齊之制未娶者輸半租陽翟一郡戶至數萬而籍多無妻有司劾之今之鰥夫戶宋俗弊法亂民奸乃與古今一轍華東一率非有異也

凡戶籍事目之自巡營例闕者不可布告民間

户籍事目備載於法典(户典第二條)其罪杖一百其罪徒三年皆是不行之法不行之法布告民間徒使百姓不信朝令不畏國法而已格而不須不亦可乎　余見鄉村愚俗槩無聰記數年前事無不忘之應文之帖亦矇然每户籍事目新頒村里騷動曰今年别用嚴法於是出入籍廳以探時議吏知其愚嚇喝唯意杖一百徒三年謂法可畏於是干犯事目者賂遺籍吏冀免摘發犯者既多賂遂為例不犯之民亦復有贈此所以户籍受單之時例討錢五六兩也事目之關其可循例須之乎民情如是故冒稱幼學者亦難查禁

户籍者國之大政至嚴至精乃正民賦令茲所論以順俗也

若邦典大備則户籍宜用嚴法一炷一口不可遺漏周禮司民之文及歷代法制並詳户籍考今不具論

葉春為惠安令作政書禮耆老毀淫祠建社學立保副長統各鋪丁男使司防禦之事以為知縣者一縣民物無不周知乃稱其名故丁無官私老幼咸登于籍蓋無事可以行教化有事可以備什伍始疑後畏更信之巨室或有小過必繩法故令行禁止 明史

丘[illegible]紀十家作牌因其舊法申以新約則奸究無所容矣

王陽明十家牌式 某縣某防 某人某籍一 某人某籍二 某人某籍三 某人某籍四 某人某籍五 右甲尾某人 某人某籍六 某

人某籍七　某人某籍八　某人某籍九　某人某籍十右甲頭某人　同牌
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分牌查審其
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
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
會若事有可疑即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　甲
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　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
色匠　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
當何處差役有寄庄田在本縣某都原置某人田親徵保住
人某某　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　若客戶不報

冩田庄在牌者日後來告有庄田皆不準不報冩原籍里甲

卽係來歷不明卽須査究男丁幾丁　某（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某處生員吏典）某（治何生業幾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某（見當某差役）某（有何技能）某某某

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闊量添行格填冩一婦女幾口一門面

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一寄歇客人（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名開冩浮票冩）

（帖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照得本院廵撫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

先顧從事未久尚昧土俗亦惟撫緝之宜懵然未有所措訪

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同爲

狡獪欺竊之事甚者私通羣賊而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奸究

而為之盤據寔緣盜賊不靖職此其由令就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十家為一牌列開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宣諭日輪一家沿門案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踈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從惡而奸為無所潛形各掌印官依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著實施行無使虛應故事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仍事以別勤惰亦將施罰以示勸懲　又申諭曰十家之內但有爭訟

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强凌弱及誣告
他人者同甲相率禀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
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禀
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喻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
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鬬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
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著實舉行不但
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而修之賦役可均外侮可禦風俗可
淳禮樂可興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滿但循此而潤色修舉
又申諭曰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
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合立保長督令庶衆志齊一為此

仰抄案回司即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備行所屬各府州縣
扵各鄉村推選才行為信衆服者一人為保長專一防禦盜
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喻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
但遇盜警即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　其城郭坊巷鄉
村各扵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
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但聞鼓聲各甲
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為夾
攻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共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
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為快
便此則各隨才力為之不在牌例之内　星湖花史曰陽明

十家牌雖倣鄉約餘意而必將有弊凡設苛則把衆把衆則
不可不治如是愚氓橫罹而多悉不可為也然其爭訟也必
使十家同聚此諸父老仔細評議某是某非略舉爭鬪之所
以起具為文狀然後浹于官長則似亦有補不知畢境效害
如何也　鏞案此必王公巡按贛南時所行平時不必如此
苛密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

洌水 [illegible] 編

平賦 戶典第五條

賦役均者七事之要務也凡不均之賦不可徵錙銖不均非政也

古者田收九一賦在戶產一是土出一是人出兩頭雙立不相混雜漢魏立法乃以田戶合徵其賦梅頤習見此法誤註禹貢以賦為田兩混為一於是賦為何物未有知者周禮九賦之法視民貧富六畜車輦咸算不遺魯之末失用田而賦孔子非之春秋內外傳今人眼慣不復置疑我朝田稅本輕中

世以來用田而賦遂爲故常大同田賦也均役田賦也結米收三斗今爲結錢三手米田賦也毛糧米田賦也黃海道別收米三斗本毛文龍軍糧雉鷄米田賦也守令所用雜役米此朝廷之所知也京邸之米用田賦營邸之米用田賦朔膳貢價之米用田賦今以還米會減今以稅米取用公移脚價之米用田賦傳關米新官刷馬之錢用田賦舊官刷馬之錢用田賦官能不清吏亦隨動書員考給之租用田賦邸卒勤受之租用田賦還工之弊能竊既極民不見穀歲納數苫數苫之穀用田賦漂船到泊收錢屢萬屢萬之錢用田賦田者日困輸運漕登斯皆賦也非田也能用田賦斯在田故中論見前篇然賦役之故無所取也取諸均也今夫十八縣

歛其歛錢欲均十旅同爨其歛糇欲均况於萬夫同邑其出粟米麻縷以事其上者其情欲均乎抑欲不均乎詩云秉國之均四方是維詩云昊天不傭降此鞠訩刺不均也今也賦役不均萬家之邑九千逃役唯鰥寡罷癃乃應徭賦為民牧者其可以立視之乎 守令七事未知何以取足然農桑戶口不可用力學校軍政猶非急務詞訟奸猾亦沒摸捉惟是賦役均一事逐日到手在取盡心此事以薄為貴察公用之虛實則其歛斯薄矣此事以均為貴覈民數之脫漏則其歛斯均矣

其最大者民庫也或以田賦或以戶賦費用日廣民

不聊生

民庫之弊厥源有二兩吏不與焉一監司逞威也二縣令縱貪也無此二源本無民庫吏無所容其奸矣自監司挈眷以來怨於諸路各起大都宮室供張左右侍御饔膳輿服威儀之盛擬於王者體貌之尊踰於大臣空疎寡識之人一居是職妄自尊大皆固有之列邑之所以趨承饋養小遜於無恥諂媚之流則勃然大怒施之以貶黜列邑震悚不敢惜費事過而各歸害小民此民庫之所以作也監司卜定無以強配（凡物責納於物邑者謂之卜定）配數本少而受物太濫繫價本輕而揀物太精收以一身無以獨當此民庫之所以作也山邑徵審則方

其卜定也白清不過五斗黃清不過一石（東俗以蜜為清）及其受之也白清五斗非白清十斗萬不能納（斗量濫）黃清一石非白清一石萬不能納（揀物精而斗量濫）及其酬價也一斗之白米止六斗一斗之黃米止三斗必以邊耗會減（邊穀之耗條）邊耗者粗米也則是白清四十斗酬粗米七十五斗而已本縣貿米之日縱吏四散越嶺穿峽徃來麋費動踰十百及至營下營吏營監伸手索賂人情看色厥費繁瑣大約本錢非五六百兩不能辦此乃其受價不過粗米五石以之作錢不滿二貫春秋再納厥費千兩收雖慈廉將若之何此民庫之所以作也海邑徵鰒則方其卜定也大鰒中鰒咸求土産及其受之也非耽

羅之無穴鰒（無竹串之孔）不能中大鰒非蔚山之照字鰒（明臺透文字）不能中中鰒並其雜費本錢非四五百兩不能辦此乃其受價亦不過租米數石而已春秋再納厥費九萬收雖慈康將若之何此民庫之所以作也舉此二事餘可知也　守令之所以豐其餼廩者以守令開府自有求者食而有餘今可以應求也八顧不慧凡月廩日俸認為私物不思歸之於公費凡公費之物取於下民豈不嗟哉凡京司求請賀使求請責之下民斯已過矣乃昔日僚員求一會飲生輩書院求其修葺此非公費又何取之於下民乎斯已過矣乃奉母迎妻修房治轎一應閨門之事猶或責之於下民斯何義也月廩日

俸但可以買田置邑趨權附勢而止予感之甚矣　源頭既濁下流難清小吏之貪十倍縣官民庫之弊歲增月羨若此不已民必盡劉余在恭山草堂有科儒數人要發策問余以民庫為題率録在左

問今之諸路郡縣有所謂民庫之名以其補民之用而謂之民庫歟抑以畜民之財而謂之民庫歟刱設之初其有朝廷之詔令歟徧行之後亦無朝廷之禁令歟土貢之弊雖大其法本載於國典良役之弊雖極其事本由於朝令而民庫者鄉吏自發其例守令自作其法也自有天地以來其有是歟八道皆有民庫而其法道各不同例邑皆有民庫而其規邑

各不同法之得失姑舍是一王之國宜有一王之制而其散亂如此自有天地以來其有是歟京司求請若係公用度支應有區畫若係私用憲府宜有糾禁何皆責之於民庫歟進上添價若係實用本價宜準時直若係虛文名目在所釐正何皆責之於民庫歟　內閣印書宜有會減而紙價猶徵於民庫賀使治裝本出經費而安物皆攤於民庫其在事體得無未安歟監司迎送本有廚傳則民庫之進排者何物邑宰交遞許用儲米則民庫之疊下者何事春秋巡歷其文宜簡而流連之費盡出於民庫夏臘脂肉其用不多而貢獻之價每徵於民庫天下其有是歟板輿奉母官宜自當公幹作行

國有會減而其費其資又必索之於民庫得無醜歟山邑之蜜蠟海邑之鰒蛤美則美矣西土之查梨南土之橘柚嘉則嘉矣監司之俸廩既厚又何以廩價取之以流其毒於民庫歟貢蔘之價其厚十倍則何所虧欠貢竹之價其高三倍則誰其攘竊又皆布之於民庫歟玉堂契屛禁府筆債何所當於小民政院朝報武廳罰禮何所當於下民又皆出之於民庫歟軍器寺之牛角宜徵於泮庖長生殿之羔鬚宜屬於貢物雀舌宜貿於藥鋪雉羽宜購於獵戶又皆責之於民庫豈不謬哉或以雇馬為名雇馬豈法典之所在歟或以養馬增費養馬豈倉廒之所任歟勅使支待既歛於富民則民庫之

扶助無名漂船接應本削拄島民則民庫之疊下無義吏曹
堂衆之價非民所知吏鄉推論之債彼民何罪此皆不可以
矯革歟族譜開刊乃一家之私務書院重修亦諸生之私募
而一有求乞也徵於民庫者何歟京主人營主人役價今增
於百倍春糴負秋糴負粧幣以及於三壇不增之時爲令何
以流通會減之物究竟何處消融所謂民庫之田皆是此類
歟或與旅米混徵或與還穀通簿或春秋分徵而歲末又徵
其加下或隨事簿斂而歲計不免於加八法之胡亂一何至
此歟或貴挾同斂或下戶偏苦或官給本錢而責羨於康溥
或里有契錢而消折於豪門皆可任其所爲而不必照管歟

大抵民庫者賦役之最大者也自古以來雖在衰亂之世諸
凡賦斂於下民者必大臣議之於廟堂人主謀之於良種成
命既下條例是具而後宰相須其法于諸路藩臣布其政于
列邑民斯納之官斯受之此天下之通義也口率出泉固出
良法而其行之也如是戶率出絹疋於戶歛而其行之也如
是榷茶榷鹽商賈之事也青苗免役聚斂之臣也然其行之
也莫不如是獨所謂民庫之法不稟於人主不報于宰相監
司漫不知何事御史曾未有題淩而一二奸婚自下而橫歛
一二官私擅其鄭目銖累寸積歲增月加而其弊至於是
矣粵惟我

先大王深察民庫之弊思革民庫之法前後 綸綸嚴厲惻怛有足以脉伏感動而愚不知畏恬改挽近以來如水益深昔之升斗今增爲千斛昔之銖兩今增爲自石昔不過三四條今也客如牛毛者不過一番斂今也貪如虎口剥膚搥髓民不聊生頭會箕斂惟意所欲田野由是而荒蕪戶口由是而耗損國之巨瘼未有大於是者也欲革則牽掣多端欲改則因循如舊今欲一朝廓清如清風之掃雲翳則其道何由子諸生即吾民之秀者也民之毒痛何獨恝然凡有所蘊其各悉著于篇

鄭晩錫爲延日縣監應旨上疏曰各邑民庫所斂有所謂柴

炭價氷丁價果實價綿紬價傳關脚價朝報價各項價米添價各營門卜定雜物添價各營門牘債京上納情價各主人役價各司求請價戰船改造添價火耗不足添價此外又有瑣瑣零零之許多名目而七十一邑各自不同或結而或戶或穀而或錢或多而或小或無而或有本無一定之規故貪婪者夤緣加歛姑息者因循襲謬其柔懦者不無奸吏輩侵欺滲漏之弊此所以掊克轉甚生民漸瘁也今若總錄各邑之民庫節目計其所歛量其所用可存者存之可減者減之可革者革之分其結戶定其數又以錢以穀從便磨鍊又著各項放下之式例作為刊冊分置各邑如良役實摠之例使

之遵守毋敢踰越則其橫斂巧取之弊似或可祛矣戊午九月廿八日

李宗爕爲綾州牧使應旨陳疏 批答曰湖南民庫事結斂之不足戶斂而復已其弊言之痛哭云者爾言切實朝廷之所不知大農之所不管而中間營私之弊民將盡瘁不聞則已登於疏章者屢矣若無真個刮目之效則何以慰南民乎昔者故相李宗城於關西嚴立民庫節目而列邑之托公紫指不息遵行者其首鄉先斬後啓爲式關西猶然况南中乎姑以不屑之意前年先使廟堂嚴飭道臣俾各釐正未知其間已爲釐正而綾州一邑獨未被救焚之惠乎抑而南伯看

作例飭勑不留意下手邑宰亦無服衆竦息一任其蔑謬予關西一方伯那能立成守法之事廟堂何難禁戢廟堂雖玩愒朝廷有紀綱則不率教之道伯守令若不拿致王府勘以當律而立視民瘼徒使剝割之守令直以贓汙律嚴因南閭月三嚴刑期於得情則朝廷豈可曰朝廷予其間何以舉行與否居廟堂之人豈無查知之道予關西亦以故相節日更加修明無或干科之意宜使該道伯知之

案 聖諭若是嚴峻而諸路民庫之弊一槩不動依然如舊余謂天下大膽即列邑之守令也

民庫之例邑各不同其無節制隨用隨歛者其屬民尤烈

孟子論先王之法曰取於民有制凡取之無節者其道不可久也所謂節目皆一時尚行之法奸竇未塞弊蔓相縈混沌不鑿破綻極多撰定之初弊已俱生況歲久年深物換情移昔人所撰豈可以行於今日乎雖其遵行已久不可不修潤況本無定制以隨用隨歛為法者將誰能承其弊乎節目修正未可已也

修其法例明其條理與民偕遵守之如國法乃有制也

節目撰定之法見上守法篇　每年應下之物明其式例去其下記隨時別下之物明其式例存其下記已見上西北土薄故民庫多以戶歛南方土沃故民庫多以結歛然今南方田

賦增高十倍不可使田家偏苦宜以戶歛用分其力然結歛則吏之防結多利必胥動浮言沮其戶歛此收之所宜知也且戶籍不清虛實相推則不可以戶歛也契房不罷脱漏依舊則不可以戶歛也

契房者衆弊之源群奸之窟契房不罷百事無可為也

契房有二一曰里契二曰戶契里契者全一里而契之歲收錢數百兩也戶契者執一戶而契之歲收錢百餘兩也（羅州長城多戶契）鄉廳吏廳軍官廳將官廳官奴廳皁隸廳（卽使令）通引廳（卽侍童）各有契房而唯吏廳獨多執大村十餘處或與為契其餘或二或三無定數也凡為契房之村者卽還穀免受軍簽

免侵而民庫所出一應徭役皆取不攤旣輸錢數百兩卽終歲安居此民之所以樂與之爲契也然必其村力本贍民戶有權乃成此事敗里殘村小民愚氓鰥寡罷癃之聚曷嘗有契之者乎契戶亦然必一鄉之雄田踰十結戶庇百家者乃以一戶得與爲契耳然則凡富村富戶其徭賦皆吏之所食唯零丁苦孤之民乃應公賦乃酬官徭然且萬戶之役堆于千戶千戶之役堆于百戶昔也一戶之役皆不過百錢今數千猶不給矣吁蹄顚連魚爛河決及今不救哀玆小民將無噍類契房之罷革非今日之急務乎

官召吏令首契房之村共有九村官曰契在三十年以前者

姑且置之其在三十年以内者臚而首之吾將羅之俄而縣門如沸吏八九十人雁鶩趨而入手庭訴之曰契者九村其八皆三十年以内也雖然柳川村者春秋巡歷之日中廳支供之所出也營吏曰中廳今倅羅之郞巡歷奈何支石村者春秋巡歷之日一行人情雜費之所出也今倅羅之郞巡歷奈何松隅村者春秋巡歷之日驛人驛馬接待之所出也今倅破之郞巡歷奈何上谷村者春秋巡歷之日鋪陳紗燭籠房帳虎子之等添價之所出也今倅破之郞巡歷奈何某村郞營吏廳歲餽禮物之所出也某村郞邊上磨勘之日營吏例贈之所出也某村郞兵營吏校廳例贈之所出也某村郞水營

吏校廳例贈之所出也納其究文示其所陳皆理順辭直無
言可答扠雖剛明未有不心憎口呿弛然而卧者矣單官之
訴如此奴隷之訴如此收將奈何
大抵監司巡歷之法絶無意味節行而糧食飢者不食勞者
不息飲食皆流流連荒亡爲諸邑憂爲生民大瘼今日之巨
弊深瘼無以踰於是者也監司騎驛馬其在法典二三品奉
命使臣皆大馬一匹馱馬一二匹而已顧乃以點馬爲名盡
發諸驛之馬輕者駿者先者隨者建騣捲尾羅絡數百里大
較一站所徑馬數百匹上中下主客闌雜人負千有餘人每
八郡縣受大饗進大饋淹滯以卧營吏在外受民訴狀題判

帷意墓地之訟則曰查實決給民瘼之訴曰查實措處並付
本官夜押一妓日午而起行吹燃炬鞭背蹤雅呼狒顛遶僧
寺訪花江亭汎月招呼舟令以自爲樂一切田租賦役獄訟
事務奸鄉猾吏悖子頑廝都無聊問所過唯見塵埃滚騰饒
吹嘲轟而已此果何事何義何名何利何益動四域之衆竭
萬夫之力以奔走踢蹶也吏額之不能汰巡歷故也契房之
不能破巡歷故也田賦日增巡歷故也烟役月羨巡歷故也
店村之敗巡歷故也僧寺之空巡歷故也巡歷之法不改凡
牧民之改無可議也　雖然契房猶可罷也吏能許官訊之
曰首吏獲飯庖奴炙牛心臛牛脆擊倭爐洗倭銚以支于南

榮之末斯何出也春之季夏之中編蒐雞鮓秋之夕歲之終擊鮮割牲以饋于先旌之室斯何出也花朝月夕召妓呼唱彈絲吹竹汎乎湖隄遊于山寺名之曰尊廳之會斯何出也婚則有助喪則有賻生辰則有宴受秋則有慰（公兄受秋則自本廳旌大饗名之曰秋慰禮）斯何出也汝自徒罪以違上司推治其賂其費咸自汝廳辦斯何出也其村者 國家之版籍也其戶者國家之編氓也汝私執爲契竊其租賦以自供其驕奢淫佚之用唯留下殘籬破扉病叟癃童使應公賦使答官徭百姓其堪乎契房之設三十年也卽三十年以前監司無延歷兵營無軍簽水營無私禁抑三十年以前吏不得爲吏官奴皁隸皆

行乞於道路予細音不專聽一言而蔽之曰契房宜罷
契房所歛之錢本支吏罷雜用其以处歷爲誘者未可盡信
雖其中不無寃然者而首吏都吏倉吏軍吏其食皆數千兩
自相醵歛亦可以彷其費何必契房是設予温言諭之曰民
者本也本之能蹶吏將疇依係民而後吏亦有賴若積髓都
竭萬命遂盡邑將萆矣汝等其有係予爾祖爾父世居此邑
與民偕生此邑之亡汝豈忍視並罷契房以保庶民汝等會
議別自醵歛以彷其要用其奢濫雜例悉皆停罷以養汝福
以均民賦余志大定其勿再言

逈査宮田逈査屯田逈査校村逈査院村凡厥疵隱踰其所佃

悉發悉數以均公賦

大凡一結之田得宗戶二家使之佃作靡不治矣宮結十結則除留二十家使之佃作其餘括之俾應徭役靡不可也屯結六結則除留十二家使之佃作其餘括之俾應徭役靡不可也校奴校婢密近學宮蠲徭可也豪戶投托虛戶堆疊者括之汰之以究其衆不亦可乎

賜額書院其免稅之田不過三結其保率之名不載法典則守祠掌庫不過十家足矣私祠影堂不過五六家足矣今也廣取客戶庇為牢屬使不得視為齊民不亦武乎宜以溫言徐喻公理毋恃客氣毋蔑國法使縣官均徭之志無所沮撓

焉可也

乃查驛村乃查站村乃查店村乃查倉村凡厥庇隱匪中法理

悉發悉數以均公賦

驛奴驛婢驛吏驛女不應縣徭法也客戶投托作爲逋藪如

之何其不發也驛奴驛吏娶良妻與居者以驛戶論良民娶

驛婢驛女與居者以客戶論不亦可乎野院荒村零落孤寒

者蠲之可也茶酒養豬櫛然成聚者如之何其盡蠲之戶雖

除其家(院直等)餘並錄之不亦可乎　店村之庇官之貨也輸

器鐵器磁器瓦器竹器柳器之等取用無節以竭其力輒許

蠲徭以塞其孔非竊民賦乎其取器不濫以紓其力其攤賦

不能以均民役不亦可乎倉村之庇吏之私也落米遺粒既沾其滲漉灌酒烹豚又取其贏羨其視窮村有餘力也其或凋殘無以守倉者獨以募之漸益繁盛多所資利者從而征之不亦可乎餘皆如此不可一槩論也

罷當爲應天通判留都民苦役重力爲調劑凡優免户及寄居客户詭稱官户寄莊户女户神帛堂匠户俾悉出以供役民困大蘇

結歛不如户歛結歛則户削户歛則工商苦焉遊食者苦焉厚本之道也

人有無田無無家也賦之以户不亦可乎然户籍之雜亂久

矣欲行戶畝先正戶籍不可捄方亂之籍冒之以戶畝也吏於戶畝必盡力而沮之者厥有三顧一曰防顧二曰籍顧三曰契顧防顧者何也結役重則防價高結役減則防價削此吏之所以顧慮也籍顧者何也戶畝行則虛戶彰籍故明則村賂絕此吏之所以顧慮也契顧者何也戶畝行則契房毀契房毀則抽結難此吏之所以顧慮也奴不曉事則吏胥動浮言以惑愚民民則宗愚何知利害吏之所顧民乃曰苦言出於民認爲民情此民之所以恒懼而牧與之俱惱也吏之煽惑厥有數端一曰戶食不均也一曰田主在他也戶之貧富雖曰不齊十家之村不過二戶二戶之役十家均攤

大中小殘亦自分等非以一家當一戶之賦也庭之不均又何論乎京畿之法田主辨稅南方之法佃客辨稅田主辨之者雖在他方非徭役也佃客辨之者主雖在此不輸徭也以此以彼田有稅史用田兩賦孔子戒之主之在他又何論乎

米斂不如錢斂其本米斂者宜改之爲錢斂

粟出於民稼錢出於官鑄故古人多云賦粟便而賦錢不便（陸宣公蘇長公皆有此言）賦錢數難評厥貫能盈其索癥無術也米品多等厥斛既濫其水米無限也落米滿庭無由拾也精鑿如玉無由詐也顧不以納錢爲便乎　凡米斂之邑改定其法每米四斗輸錢一兩庶無議矣（國法則每米二斗折錢一兩）豐年時估或至

六斗凶年大無或至一斗夫豐年則民力既紓賦之差重無
害凶年則民情能急賦之差輕有利斂之以錢不亦可乎斂
之以米則豐年無害其無害者吏也凶年有利其有利者吏
也抑吏以扶民損上以益下天之經也賦之以錢不亦可乎
賦之以錢則仿結之價不勝賦之以錢則搬輸之力亦輕能
鍊之銅不可曰粗惡盈之貫不可曰欠雖辨錢難於辨粟而
民之利害已相懸矣
其巧設名目以歸官橐者悉行蠲減乃就諸條列其濫僞以輕
民賦
偶得數邑鄭目覩之其濫僞之目不可勝數鋪陳價三百兩

不少盡用雙轎價二百兩不少盡用分養馬價一百五十兩不少盡用傳關脚價一千二百兩不少盡用若此類何以悉指古有貪官一番撗歛其後來者誘之以舊例不復蠲除以至此月其歸之於吏橐者吏遇貪官陰以賂啗誘增役價以爲萬世之利若傳關錢一千二百兩之類是也然營文報雖極煩數一月遞人不過五六次而已向此月費百兩原初增高之時其行賂明矣

丁積知新會縣先是民出錢輸官供役名均平錢其後吏貪復令甲首出錢供用曰當月錢貪者至鬻子女積一切杜絶明史

案此即吾東之民庫也

金弘振爲新漢縣令邑在窮峽素多無名之賦前後相承怙
爲故常公下車一掃之民始知官取於民有制 李青蓮後
白按部嶺北劃去宿弊郡縣賦入蠲除殆盡雄賦之邑遂爲
凋殘其後守宰武鑿空地稅民始苦之林悌以詩傷之曰蔥
拔霜風玉季塵一時清德動簪紳可憐緍殖絲難繼相國醫
民是病民 李青蓮之事出於天理之公林白湖作詩嘲之
本是迂儒之見舉世傳誦以爲名言斯皆俗論不足述也夫
府之雄殘不繫乎民賦之厚薄有府焉層城曲地朱樓翠閣
翼然相望非雄府乎初建之初雖用民力府之旣成民賦所
入悉歸私橐以潤其家於府何益余見多矣旗鼓弊缺官木

嘗修之也輿櫺破壞官未嘗補之也譙樓崩毀　廨殿欹傾官未嘗戢之也官奴憔悴門隸襤褸官未嘗恤之也民賦之厚薄何與乎官府之雄殘乎諸凡公用之物削減殆盡則府之害也若夫官廩所入非所言也廉者居之雖約不匱貪者居之雖侈必增地稅之增官之貪也豈青蓮之咎哉每見廉白之人居官有所蠲減其後人訕之譏之曰某也蠲某物自此以後府不成様民受其害皆鄙膈偭腹以官為買之説不足徵也

又凡民庫之法雖皆量出而為入然其節目之規必當先入而後出未之結斂錢之戶斂宜條列諸邑錄其都數然後應

下則下開列諸名以定其用下之數今見數邑節目其入其
出混雜相亂歲入旣無定準日用又無恒式雖使隷首執算
無以察其奸宄今作節目草爲式如左
琴山縣民庫節目
一年應入錢米之數
米二百石(米三千斗)本縣田總六千結所入　每結各收五升也
年灾減不能爲六千結則查其隱結加徵幾石使二百石
歲入之數年年無減(或宮房無土之執有所亂奪者不必查隱結)
錢一千二百兩本縣六千結所入　每結各收錢二戔也
年加徵如上法

錢一千兩本縣戶總四千戶所入　每戶各收錢二戔五分也然戶有嬴縮不可恒也先正戶籍均其虛實使諸里錢戶皆爲宗戶然後計其戶數配爲里錢雖使日後戶有加減此錢之額無加無減（假如柳川里今十戶則其里錢捧之爲二兩五戔日後或減爲九戶或增爲十二戶而二兩五錢則無加無減）已上歲入每年無減（米則皆三月內上下錢則結之所歛春收之三月內上下里之所納秋收之九月內上下）

每年應下秩

米八十石巡營主人役價米

米二十石兵營主人役價米

米四石春秋釋奠大祭羊腥豕腥添價條（春秋各二石）

米六十石縣司柴炭添價給

米三十石進上節扇物種價

米二石本庫監官一年料米

米四石本庫色吏庫子一年料米（庫吏取錢料理多方自爲大賈餼料所以本薄也）

已上米二百石所用

錢一百兩京主人役價

錢四百兩巡營主人進上添價

錢二百四十兩傳關色脚價（每月二十兩）

錢三十兩傳關色夏三朔農形狀脚價添給（每月加十兩）

錢二百四十兩官用雉鷄柴炭價（每月二十兩）

錢六兩六戔進工紫河車價此條宜上疏蠲之

錢六十兩進上鄭扇價添給

錢七十五兩分養馬去來浮費及喂養價此條宜自上司奏改其法

錢七十兩統營箭竹價

錢六十兩兵營箭竹價

錢六十兩水營弓棗竹價

錢六十兩水營旗桿竹價

錢四十兩京司納竹物木物人情

錢五十兩奎章閣丹紙壁紙價此條宜上疏蠲之

錢四十五兩四戔各逕使求請皮物鐵物價

錢十二兩本庫所用紙筆墨價

錢一兩本庫燈油價

都以上每年應下錢一千一百五十兩依節目都下

無下記

錢一百五十兩進上青大竹價 當次又年乃上下此法宜改之

錢五十兩濟州八朔料蘇安島庫子給 唯都會官當次乃上下亾下二同條

錢八兩濟州越海軍官路資

錢八兩濟州進上物種領去軍官上京路資

錢五十兩漂船到泊時支供器皿價

錢二十兩処歷時南禮院修理價 唯処歷八院乃上下春秋皆八則秋給十兩比未滿

一朞兩再八者皆半下又矣

錢四十兩廻歷時倪站支待價添給

錢一百二十兩廻歷鋪陳帳幄價（春秋皆八則秋給六十兩）

錢三十兩別使求請皮物薪價

錢五十兩吏曹堂叅價（唯官遞故時上下此條官宜自當）

錢六十兩衙舍修理價（唯新官到任時上下）

錢二十兩閏月雉雞柴炭價

錢六十兩先生致賻條

錢二十兩廻營別下定香薰二十斗價

錢一兩閏月本庫紙筆墨價

右所列諸條隨用隨記有會計 一年進排其有餘錢擇境內殷富民授之待加下之年取用之或值災減之年民結縮少錢米並勿加徵取用此錢 其利條則每百兩一年錄利二十兩五年則収百兩（今年之利明年初作本錢只於初年本錢上年年錄）利分授別八（凡授民以錢一人毋過百年）

朝官之戶蠲其徭役不載於法典文明之地仍蠲之遐遠之地椎蠲之

京畿無朝官戶蠲徭之法及至南徼乃見此例亦爲屆也畿湖多朝官戶不可盡蠲遐外殷實偶有一二朝官者按例蠲徭抑耶宜也

唐開元戶令云諸戶主皆以家長為之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無課戶者為不課戶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六十以上皆爲不課戶　案唐法流內九品官免其戶役此法似善然漢初賤吏之法雖丞相之子亦在戍邊之謫下逮晉宋其法皆然詳見戶籍考唐制自是一法非歷代之所同然也

唐韋澳為京尹國舅鄭光庄不納租澳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上問澳澳曰今日納租則當放來日限外則不得矣上入告太后曰韋澳不可犯頃刻而租足　唐李翺為廬州時州旱權豪擅市田屋以牟利而窶戶仍輸賦翺乃計田收租而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

劉敞治長安大姓范偉冒武功家不徭役者五十年公發之治偉伏罪人懽呼稱神明

王居正知婺州大將張浚家有田在郡地丐免徭役公曰兵興以來士大夫與編戸等其科役蓋欲上下同力共濟我國兒將相之家乎遂不免其賦

大抵民庫之弊不可不革宜扵本邑思一長策建一公田以防斯役

范成大知處州松陽民爭役公曉之曰吾聞東陽縣有率錢助役者爾與之僻獨無惻乎推廣其制諭鄉人視貧富出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閒民皆樂從一縣二十五都悉以

辨告二十年諸邑爭效之
周恍巡撫南直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草驛馬鋪陳歲辨該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盖民賦歲輸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其後撫臣守其法則治紊其法則亂
高麗李寶林知南原府使新置濟用財以支供費無擅歛李穡為之記曰每使者索賦邑縣不反辨稱貸而益之民或破產寶林憂之會徵通稅得布若干又決奴婢訟得布若干摠得布六百五十疋舊有屯田恣吏為奸寶林躬親其勞不敢徊總得米二百石豆百五十石新墾之田可收七十三石者

以供委積至於什用理具既備既完合而名之曰濟用財於
是編毗無横歛之苦　案此即今之民庫也
高麗韓康為全州防禦使為守前此田賦常不滿額守多坐
罷康如至理屯田之廢者得穀二千餘石吏戢民安以最徵
為禮部郎中
高麗李慕之為清州牧使施恵政撙節財用得白米二十石
糙米七十石小米八十石蕎麥三十石布一千疋立本取息
為本州義財有李穡記
崔有海為吉州牧使時吉州饑疫凡死者一千七百公發廩
劑藥以救之廣闢屯田得穀三百斛又别備兵器有錫馬恩

先是州民出布戶不下十疋公土土產懋遷以除其太半
李績爲盈德縣監縣背山面海土瘠民貧公奉魚鹽犬田之
租以補民役如田稅大同歲弊及其他皆自官備數年之間
民休息
南方諸邑凡築堰穿渠可以爲公田者甚多沿海之邑收其
島利亦可以支民庫一年之用牧苟盡心何患乎無其道也
羅州有十二島並其屬島餘數十也歲收禾麥六十餘石
一小校吞之以應府中木物之供斯何法也若此之類屬之
民庫以除民瘼使流民復集陳田復闢不亦善乎夫招巧工
販奇材鋸之削之作爲箱篋几案奩盒之屬以秪夫人以媚

權貴監司聞之不以為治績子孫見之不以載行狀轉昉之
頃聲跡俱泯何苦捨彼而為此嗟乎惜哉

民庫下記之招鄉儒查綸非禮也

每至歲末民庫加下錢或近千兩乃招鄉儒使為鄉會取下
記查櫛以察其濫偽擘永烹解以禮會者打算移時僉曰無
偽於是論定攤徵民結君子曰非禮也民庫下記者官所署
也既署既印官所勘也官謂其民我盜我清汝其決之我簿
在此汝其監之天下其有是乎損體壞貌莫此為甚况鄉儒
何物其上焉者哦詩味賦頃羽沛公之句以至白紛其下焉
者抑秋打麥田稅倉糧之曆尚皆玄眼况於民庫之簿神姦

鬼怪變化不測者焉安能摘發其僞哉設有烟霧起於胃中
而豺虎對頭腦已破矣脉魚八口奸已黜矣尚復有出一言
皁白之者乎凡鄉會皆然收如變民鄉會不可全也

牧民心書卷之二十一

洌水 編

平賦 下

雇馬之法 國典所無其賦無名無弊者因之有弊者罷之牧之來也刷馬價三百兩既受公賜牧之行也儲置米四五石皆有會減雇馬又何名也牧之在京也家無三日之糧猶養一馬以供奔走今也菽麥積於官廚蒭藳充于縣司又有一二奴僕鎖居內屋淸晝閒眠牧何不自買二馬使之餵養而必民之膏血是浚是瀝乃恔於心乎牧之在家匹馬單僮周行湖嶺今暫出鄰邑必於轎馬之外又立鞍馬衣衾簞席

飲食敎匹又立三馬不已泰乎　牧行宜轎馬一匹（牧所乘）輜
馬一匹（衣衾單席敎匣合載之）以內養馬用之陪吏馬一匹（陪吏之所騎）陪
童馬一匹（通引之所騎）或自本廳防僱或自民庫給僱皆按舊例
而行之　其自民庫給僱者每十里給一戔五分百里以上
每百里給錢二兩（三百里則六兩八百兩則十六兩）　其自本廳給之者廳
有私財也或吏帶䐡窠或村有保率者宜循舊例或有契房
村以防其僱者則革舊罷契房自民庫給之　公行有儲置
米會減者旣受其米半屬官廚以補內養之餼（內養者二匹）半屬
民庫以補外給之費（外給者二匹）官行不可無鞍馬則官鞍鞴杺
外馬令陪童騎之欲乘鞍馬則移其鞍

馬如是足矣乃設雇馬之庫歲賦民千有餘兩立馬八九匹每一匹給本錢五六十兩募人以牧之馬死則徵其半馬病則改立改立則添其價近出則無雇遠出則給半雇　或有邑例官不立馬但募邑中厮人使自立馬每有官行厚酬其雇自雇馬庫給之　凡有雇馬庫者遂以馬匹謂自地湧用馬無節官每一出其轎馬二匹其鞍馬一匹其輜馬二匹其陪馬三匹（通引卒兩箇）子弟上京婦女還家親戚往來皆用雇馬名之曰雄府誇之曰器具所過塵埃滚騰鑾鈴亂鳴自以為太守之行頗不草草而不知雇馬錢攤徵之日豺虎晝横鷄犬夜驚破囷擿錡斷機絶桁鰥翁寡婦哭聲干天嗚呼何其

皆也　凡馬庫者必破無疑之物唯倍馬二匹不可不慮如上

法

殺人之獄一月三推其推官在百里者不能每赴但歸文書

牒報上司實未嘗出門外一步而儲置米會減

公賜如例則官受此公賜以付馬庫乃於馬庫別討錢六十

餘兩每一行討錢二十兩歸之官橐通計一年厥錢七百二十兩也謂

之加下攤徵下民余見若是者多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范希正知曹縣有善政升縣為州時州民負官馬不能償多

逃竄希正鄧公費代償九十餘匹逃者皆復業

案欠者九十則存者數百小州小縣猶有馬數百匹而吾東

雇馬之價責於民庫馬不滿十匹而四境凋瘵噫始若之何
均役以來魚盐船稅皆有定率法久而弊吏緣為奸
魚盐船稅理所宜有周禮川澤皆有厲禁車輦緡八算計齎
有舟鮫之守虞置盐鐵之官設法正稅毫無可批當時議事
之臣力量不弘言論不協其所立制皆取諸路諸邑本有之
私例苟且編列無所會通遂使諸稅之率隨各不同邑各有
殊上下升降本無畫一之法推移變遷未有馭衆之術歲久
年深不復查括虛實相冒奸偽日滋凡沿海出稅者乃於三
政外別一大故在於此事不可不致意也（詳見貢賦考）
船有多等隨各不同點船唯循舊例収稅但察疊徵

船之載物在乎其力高濶舭殊函受不同今但以長短出度以定稅率本是疎法若使當時但以載米幾石定其差等則其稅率可中物情(詳見均役追議)惜乎今無及矣然收稅船之日宜執此義　京畿海西船分四等則須知四等之船各載幾石與其所載相等乃入同等無徒以長短幾把勒定其等斯可矣　湖西船分十等湖南船分九等嶺南只分三種關東関北大同小異(亦三種)雖其立法本不齊整一縣之責唯謹遵前例而已大約以所載多寡參酌其情上附下附使物議公平斯可矣(並詳均役議今不贅)

唯其疊稅之弊余所覩也茅島有黃姓者舊買一隻么船(小小)

船往來行商販而無利賣于張三張三使船一年而死其妻賣船于李四李四嘗島之民也於是均役之吏並以三派載之於船案年年徵税黃也以陳訴官題曰查實頒給付之該吏吏乃伸手索賂一貫錢十兩黃也故來圖締鄉丞以鰒五十海菜一擔執之爲贄丞曰汝冤我當直之販及數日吏督曰罨丞曰嗟哉今年之税汝其納之明年之税我其圖之販及明年吏督又罨黃來觀之丞已遞矣黃又訴之官曰查實付之該吏吏曰汝紙是何不直納賂鄉丞不顧本釐須錢二貫十二兩廼除甬名黃自念之曰幺船之税不過三兩我爲此事前後出陸往來銷耗已近一貫又納一貫是十年之税一朝

輸之也人生寰如朝露十年安能遠期遂納三兩而出歸路至荼山為余言如此余所見者真也張三李四莫不皆然由是觀之幺船一隻其納稅者數人小船一隻其納稅者數人大船中船稅率其高或者無此弊也 凡徵船稅宜考船案知其案額乃令均吏每船一隻各出一牌考其時主明非疊出而後乃可著押 若但以船數牌數之相合而謂之無奸則吏於時主私以白牌徵之(不踏印)乃於舊主特以朱牌徵之(官踏印)彼既無寃雖白亦納此既見朱雖寃亦納此弊又宜知也

真西山知泉州蕃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悉寬之至

者驟增至三十六艘

漁税之地皆在海中無以細察唯期此總時察橫徵

漁地有四一曰漁場廣洋之中網船湊集曰場也二曰漁隩魚來有路要路立船曰隩也（均役事目謂之漁條本）三曰漁䑸宗船左右衆船為翼曰䑸也（本謂之漁基）四曰漁箭所攤對夾盡頭設陷曰箭也（本謂之漁箭）湖西之税箭分十等場與隩䑸四等而已湖南之税箭分九等隩分三等其場其䑸税率最高（法聖群山蝟島等）嶺南之税五分税一諸路之中立法最詳其餘諸路税法不明雖其條例互有優劣今唯每年比總以充原額或其贏欠不齊利害相乘收不必一一考檢所謂淵魚不必盡察也然

豪甲猾監憑籍公稅橫施掠奪者不可不別收廉訪時一嚴懲使漁船湊集無其利也　漁箔在浦灣者其恒稅之外吏校奴隷之等常有憑籍監司巡到則憑之營堂獻酌則憑之開場試士則憑之洗湖娛賓則憑之湖之所漁汐之所漁盡物取之曾不以一葉之錢酬其本直牧何嘗鱠其一鱗而得此怨詛乎余在海上常見此事牧宜知之見上律已條

鄭晩錫爲迎日縣監應旨上疏曰均役以來魚產漸縮而箔之既廢稅額猶存船之既破鄰族猶侵以本縣之至小而廢箔之稅其地者三四處也破船之侵其族者十九隻也往日百入之所納前年責于十八前年十八之所納今年責于一

入民其堪乎夫弊筏破船之不得免稅者一由均廳之徵代一由營屬之索例臣伏念物有盛衰器有成毁豈可以責代補闕惟意所欲乎均廳節目云苟無章標不得徃來自無倖漏之患此明核之言也既知其然猶不破不可也既知其破猶靳許免不可也况間年改案營屬之不有法禁濫索情債罔有紀極（均役節目凡破者造者勿令磨勘只令付標以防其討索情債）至於朔膳魚物封進之時其營邑情債多至八九百兩（營下人情全鰒一貼文魚一尾各錢五兩廣魚一尾粉藿一斤各錢一兩餘皆倣此各本邑人情其數差少）攤徵於海戶延反於田結東沿諸邑其例皆同民安得不困乎

凡沿江諸邑綠水（鴨綠江）薩水（清川江）浿水（大同江）瀦水（禮成江）帶水

江（臨津江）洌水（京江也）泗沘水（白馬江）瀰水（良定浦）濚水（榮山江）潺水（豆耻江）薩水（清川江）潢水（洛東江）之側其郡縣江魚之税其法萬殊或收簇税不以魚徵者其弊未甚或别給本錢使豪民興利月討魚數十尾以充宮厨者其弊滋巨官討魚一尾吏討魚十尾諸如是者宜革其法令厨奴買魚以供之

藿税苔税（藿者海帶也）其率本輕唯當按例以充額其有訟辨宜扶孤弱蓋此藿田苔田皆為土豪所占其来久矣

鹽税本輕不為民病唯其比總時察横歛

京畿鹽盆之税其率最輕上者四兩下者一兩四等而已海西之鹽雖分四等其率差高（上者十六兩）湖西之鹽分為八等湖

南之鹽分為九等嶺南之鹽其利最廣而其稅獨薄毋問大小稅錢六兩閩東亦然北道之鹽土盆通徵十兩鐵盆通徵六兩西關之鹽分為五等上者稅十兩下者二三兩雖其條例互有詳畧鹽場不無盛衰今有每年比總以充原額而已其有贏欠不齊利害相乘收不必一一考檢所謂淵魚不盡察也然鹽者日用之恒糧也鹽吏鹽監私自誅求取用無節不酬其佑或約之以稅米終背其約或託之以官鬻輒減厥價鹽戶之困此消折者多矣別歧廉訪豈得已乎

尹曾東爲梁山郡守應旨陳疏 批答曰鳴旨貴鹽亦倣丈靖建安置倉之式逆反官擅其权民奪其業半百餘釜耶縮

幾半島氓之失哺姑毋論邇內左右沿民亦將食無鹽而肥生毛年來補佑添直徒歸有名無實予於朝夕對盤不敢朼餌鹽之供此豈一分有助於民生日用乎爾耶謂私船路但則竊恐鹺釜漸空云者邇得如畫透破眞境 正宗御製

中國之法鹽皆官煮禁民私鹽律同私錢而劃界之常平鹽當時稱其美法令嶺南監司自設鹽倉以收其利鹽者官販之物也大抵天災流行智者豫慮物之貴賤皆有兆驗凡入旱鹽賤有如糞土鹽戶盡力勞多利小收於此時販鹽數千石以授富民約之曰鹽貴則減價以糶之汝當有沾其善守之及時而糶其利不尠若值凶年宜補賑濟如其建登郎以

此錢修城繕廨攺組治兵無適而非舉職也一丈之錢若歸私槖商賈之名不可辭也

張綸爲江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虧乃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

丁監司公彥横爲仁川府使本府鹽稅素重公知鹽戶日漸凋殘遂減其稅三之二且戢官吏絶其侵漁他方鹽戶聞之爭來集鹽戶既多而稅入自倍

上

船官船魚商鹽商苫藿之商厥有深究無爽昔許卽稅是也卽稅何也鄭玄所謂卽居之稅也卽居何也今之所謂船主

人是也浦口船泊之處摠有豪民立爲邸店凡商船到泊主其貨物勿敢移動自作牙儈操縱翕張上下其價或陰助商人自以爲德而句其宿債除頉之或陰助陸商勒定輕估而與之分利僞設酒肉以禮商人而增高其邸税船去之日打算勘簿則商人之利半歸邸店以其餘半三分五製重以吏校奴隷之等一聞船到噴集蜂聚劫奪其貨或酬半價或留後期小有攔拒亂加批捽流血沾裾哭聲于天而浦村悉少助其群勢奉賜惟意以此之故商船不集物貨刁蹬而浦村亦日以衰矣雖在平時猶當裁抑况値凶年無以措畫米子求荒之政首禁此弊三令五申詳見荒政條先哲知其要也凡沿邑

守令宜於上官之初榜諭浦村嚴嚴設禁其所食烟價之外一毫不得横侵烟價卽斂價別蹊廉訪治其犯者庶乎商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境矣○昌原馬山浦晉州駕山浦等處其邸店之利算至千萬浦豪爭據互相朋比與之傾軋載賂上京締交宰相關通監司以圖差帖時勢恣横守令不能制其剝割商旅庸有旣乎沿海諸浦亦皆納賂縣官以圖差帖官旣食賂何以禁暴遂以邸者引為私人珍鯆大鰒時吮其瀝而邸者之行惡日甚矣將若之何

柳公綽為杆城郡守郡多海錯前守率務巧作名色侵剝漁戶苛取齊民客船之至又重責下碇稅以致民流亡以客船

不至公至惟存正供之斁餘悉罷之曰毒民以恌人吾實恥之扵是民皆復蔡

塲稅關稅津稅店稅僧鞋巫女布其有濫徵者察之

塲稅者市稅也周禮關市之賦為九賦之一以供王之膳服漢法市稅為天子之私奉關稅津稅漸具條例以至後世下逮宋明其法益密則市塲之稅亦合理者也但市塲鹽稅必令軍校之悖戾者為之刼貨攫米縱盜行賊邑中豪商與之庇護村外貧氓昝其錢糧收宜三分五申嚴斷舊習別蹊廬訪治治其犯者則貧戶之尺布斗粟得以自售於市門矣○又有一種奸宄赤手入市自外牙儈專擅市權粟米執升斗

之權布帛執尺度之權綿絮執衡秤之權以至鱻鼈監盬之肆棗栗梨柿之廬甕罌碗碟之列牛馬雉雞之場皆待此人以定其估左右交瞬操縱惟意收宜廉察執其尤無良者一二人嚴治勿饒庶乎百人知所戢矣

周禮司市云凶札則市無政今雖不能盡然唯衆來之肆凶年免其政稅雖一撮之粟無歸虛費則糴者糶者咸被其澤唯一二舟即失其利耳夫政莫善於一懲而萬須何憚而不為也

關者嶺隘之設門也如銅仙嶺青石洞鐵嶺大關嶺烏嶺秋風嶺之類是商賈通行之地也津者江海之渡涉處也中國

關津之稅今古皆有而吾東本無關稅津雖有稅津夫倉之
令所不論

店稅者逆旅之稅也西關大路及兩南大路距　王城五百里旅店皆大有斯稅錢式補官用宜察其橫侵勿使怨聲載路凡關市即店者行人之所經一有惠政聲聞遠播一有疵政聲聞遠播收所慎在此也

僧寺草屨之稅本自無名古者願施者多而僧皆遊食身無徭役故草鞋麻繩逐月有輸從日願施者絕寺皆凋弊空者什八諸寺之役堆于一寺而縣官昏闇吏奴橫濫使客一過憑藉誅求實供五兩橫徵數十或隣官相會携妓挈樂吏奴

從行者雖至百人入索一鞋收宜知此使客則査其實供辦
覽則除其關率庶其害不甚矣佛法非道一切禁止則三代
之治也旣不能然亦當庇覆昔人以僧寺比之於悲田養濟
之院謂鰥寡孤獨貧乞之人咸以是爲歸也此言有理 西
山大師休靜作祝願文令僧徒朝夕持誦萬德寺僧謹恩稟
病者也其言曰西山作願文如 三殿祝願及諸宮百僚之
祝皆是矣道內方伯位益高非山僧之所宜知也城主閤下
行善欲非祝願之所能致也小僧改之曰道內方伯勿入寺
城主閤下減草鞋關者皆笑此言雖俳民情可見
巫女布者刑曹神祀之禁也他徭皆蠲此徭宜增何也三家

之村皆有一巫興妖煽惑妄占禍福空人之篋罄人之瓶甖衣必紬綾食有魚鮮此必當抑者也宜於原額之外加增其額大邑式限二百中邑式限一百袪其虛名（舊有今亡者猶於本里徵布）簽其實犯（見行賽禱者執贓而簽之）歲乃徵其布以罰其惡庶幾巫風小戢也　但此不潔之物自我增額歸之官纛大不可也宜四分之一分給刑房二分給門隸（使令也）一分賜汲婢以防其倍行馬雇路費等用汲婢俾資衣服抑所宜也京司巫女贖錢亦刑吏皁隷之等食之（巫女收布之法詳見大典雜稅條當事者且考焉）

力役之政在所慎惜非所以為民興利者不可為也

力役之政一曰築堰（捍海潮）二曰鑿渠（俗謂之防洑）三曰浚湖（陂池淤塞）

者四曰擔轝(客官喪者運) 五曰曳船(江船喪者運) 六曰曳木(黃腸村及官船村) 七曰輸貢(濟州之土物) 八曰驅馬(濟州之貢馬) 九曰藏氷(官所藏) 十曰助壅墓(上閣三物幕等) 十一曰肩輿(踰嶺處) 十二曰路任(方言曰吉朕) 瑣瑣苦毒不可枚舉而修城繕廨之類不在其中耳

築堰之役民所惡也若有可堰之處官調發民丁等成大堰歲得穀六七百石以為公田屬之民庫以防民役雖使編戶之氓三日赴役民豈有怨之者哉今也不然奸民土豪出入京輦締交諸宮與諸權門泒差家臣掌此堰事或五軍門司僕寺內需司諸衙門泒差導掌俾掌堰事堰司行會察司飛關調發四隣戶建一丁若在一舍之外者一日赴役三日秉

傭往來酒倉之費其居不貲於是遠者以錢防雇一丁之雇
二十五錢戶多蠲役數役不均九戶之役堆於三戶則一戶
之雇七十五錢捽髮批頰斷機摘鐺白权錢七八百兩以輸
堰所四隣咸湊厥緡數千用之無節靡之無法數年兩潰又
重補之動民之力連年不息堰之旣成招募奸民以成聚落
蠲其徭役使之佃作徭戶日蹙民賦日重所出穀粟皆免
王稅权其什一上之京司以其什九肥此導掌上而無補於
國家下而生弊於邑民事之不便莫此爲甚民知其然胥
怨胥詈不但以雇價之椎剝爲目前之憂而已权宜知此凡
有此等行會堅持不奉擧理論報雖鄰邑皆順我獨切靡本

心既出於愛民上司無辭於督過目下雖有嚴飭日後或觟
孚感假使因此遭敗不保其職而民之去息足為我數世之
榮矣何憚而不為也等堰之役不可承也
鑿渠浚湖其情亦然勞一時之力開萬民利者权當盡心若
夫勢家腴司能奸細之言利元委之財為此剝剮之故者濫权
防銭堰上不補　國下不澤民決不可承也　陂塘開鑿已久
載於隄堰司舊籍者雖是一歲之物其在事體不敢防報宜
以本庄之民十日始事乃令環池三里之民一日助役其有
未盡又待來年終不可動一邑之民括千戶之財以助此有
害無益之物也

徐盈為嘉興守時常熟濟白茆港當事者檄發畢丁數萬盈曰白茆水患於吾郡差緩驅吾民遠役何忍耶移文助費不就徵發

石子重知常州武進縣事郡守欲為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其費且數十萬石君不可曰吾為天子牧民豈為若人治第者耶且濬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　宋光霽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光霽悉禁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栽田者光霽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乃揭律令示之○余在西邑一日監司飛關嚴督烟軍二百名（烟軍者銀匠鑿卝之人）以赴載寧郡助壯勇營築堰余上狀防之并

關益嚴且書曰近日之事不可膠守已見本營異於他衙門
何敢如是余答曰近日者 聖教也何謂不可他衙門之事
猶可矣也本營之事若動民取怨貽累 聖德非細也又報
如前監司恐生事遂寢之但役他邑
續大典曰凡洑堰新築許民來訴守令親審果是衆民蒙利
處論報堤堰司後該邑守令出力助役○通編曰諸宮房各
衙門稱以築堰修垌請調發烟軍者一切嚴防犯者重勘
築堰鑿渠浚湖之役謂大諸宮諸司違法役民之類也無益
於民義當沮格其或利民者收當修舉並詳川澤篇今畧之
○擔轝之役通衛大路之邑總有民契團束有法逐月遞遷

舉行閑熟本無奸弊收唯當以匍匐之義申飭該吏而已若夫遐徼僻邑十年之殯偶有此役者民既不閑吏緣為奸濫調遊丁受賂操縱鞭背蹴脽如蝟亂雜若是者某村幾名至某店某村幾名至於某驛袪其老弱選其丁壯先修成丹以待其日吏校之奸察之宜明

方克勤知濟寧府朱亮祖嘗率舟師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濬河克勤不能止泣禱於天忽大雨水深數尺舟遂達民以為神

李信圭知清河縣上疏言本邑地廣人稀地當衝要使節絡繹日發民挽舟丁壯既盡役及老穉婦女廢農桑前年兵部有

令公事亟者毋予五人緩者則否今此令不行役夫無限有一毋至四五十人者凶威所加誰敢詰問或遇抉風步追不及則官所人役没其衣糧乞申明前令帝從之

曳木者巨弊也别重起重本有便利之法雖不能盡如古法先治道路乃作游衝車數輛(先朝之所造)使之搬運雖有連抱之木不過數人之力余在西邑已試之矣每車一輛不過費數十文錢惜此小費動役巨衆愚民何責所愧者牧也每見黄腸曳木之日一路困於鞭撻數吏肥於貨賂此雖小事不可忽也　又凡曳木宜於寒月權在我者毋違其時　又凡曳木其宮室之材宜令梓人審其尺度直於山下段段截斷其

運極易吏屬利其頭尾必以全體運之民力倍殫不可不察輸貢巨弊也唐宋之制以差役免役為天下之大議者皆輸貢為首也司馬光王安石互有得失而其察民之若則同我邦輸貢皆用驛遞不為民擴唯濟州之貢令民擔負沿路諸村以次傳遞穿山入谷左右挨纖或出錢以防雇或擲篚以相諉既為民病又損國體其不便也凡貢物到境收且先計錢擔執其擔數次計遞里定其里數(自我南界至界北)乃算其雇定為錢兩一擔十里其雇十錢使民均攤以立擔軍必省力矣

假如貢物本為三十擔而吾境首尾不過百里則其雇不過三十兩也三十兩錢均攤於沿路百里則每戶出錢不過

數萬（沿路左右各以二里為限）其立為擔軍者亦先出其名下之錢又還受其脚價之錢則貢物既不停滯閭里又無騷擾侵虐之實不委地以傷敬服田之紙不授鋤而就延良宜以此意摸成節目爭寫數十件分置於沿路諸村使之遵行則民必便之良貴戶紙戶理宜均　不可但使小民偏苦也　案此貢物之中或有洛州牧使私囊撥入其中為此動民我既無義隱默僭稱彼亦有罪斯又不可不覈實也　兩村相距之間潤則其勞舊多兩村相距之間促則其勞舊輕今若均攤促者必厭然潤居之民本自無罪促居之民本自無功何必重賦於彼而薄賦於此乎同是沿路之民則其賦宜均不可殊也

若夫大路雄店唯當按其舊例令居人輸之不必雇人

程伯子爲晉城令先是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心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

驅馬祖者濟州貢馬古例貢馬下船濟人即遞陸民不知驅馬多斃遞折傷於是聚錢與粟以給濟人使濟人驅至京師諸邑收錢隨其道里長短各有多小唯當考其實數無或濫徵而已　錢不滿意濟人喉馬而斃之踐禾蹂夯歷日不遑沈佐郎建寧珍出貢馬至具冠服自驅濟人不敢喉斃遂至界上驅之出境民至今頌之歲氷之費大邑或費錢三四百

兩歲為民瘼伐材輸藁鑿冰運凌吏緣為奸民甚苦之余在
西邑飭勿歲冰吏告曰若不幸交代新官索冰將若之何余
曰勿憂乃就陰地鑿坎為窨如大屋數間用三和土（灰土沙）塗
如壙室至大寒之日厚饋汲婢汲井水以潑之天氣栗烈隨
潑隨凍厥坎既盈渾成大冰堅如鐵石隨覆草苫厥明年夏
發而視之堅不可破僅以斧劈此天下之良法也他冰斥斥
堆積風入厥罅未良而瀜此冰既無罅隙無緣消鑠雖經三
伏其堅如初唯南方冬暄未易為也　京城內冰庫歲費錢
數十萬而若用此法大裨經費余欲奏行而未果者也　若
井稍遠連筒作筧引水以灌之水深一二分暫且斷流俟其

東兩淮之可成大氷
丁監司公彥積嘗仁川府府有三鄉稍遠於官門每歲伐氷
除其氷役徵以價米民甚苦之公令通一境輪之使十年一
周且減其米數民以爲便
助登厚俗也墓上閣三刱幕不能不酬應遐鄉鮮有此法官
或出令有喪之家濫収民錢亂伐民材者有之宜飭去吏俾
無弊也
肩輿之村無他徭役然官若胖大膽輿者汗流貲息必有後
言聊不安也宜賜酒債以慰其心 其或嶺勢不峻足以馬
行者愛馬賤人必用肩輿不仁甚矣若是者宜革其例 歸

女去來其不得不肩轎者必賜酒債子身去來嚴飭步行無
得肩輿　路任者過客之橫非牧之所能禁也時揭榜諭禁
其太橫而已
其無名之物出於一時之謬例者亟宜革罷不可因也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貪暴踰制百姓苦之後移鎮永興百姓
脈賀曰眼中拔釘矣在禮聞之仍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
論主客俱徵錢一千號曰拔釘錢　南唐張崇帥廬州所為
不法嘗入覲廬人曰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計口索渠伊
錢明年又入覲猶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
吾東一守宰貪虐民夜登山叱罵厥明官召鄉丞語之曰山

有聲神怒也宜祭以禳之户収十錢買一豚祭之餘皆私之民又呼於山官曰薄祭故也户収百錢祭之民不復罵亦此類也

李允則知潭州初馬氏暴歛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稅計屋每間輸絹一丈三尺謂之屋稅營田户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允則皆除之

或有助徭之藙補役之錢布在民間者每為豪户所吞其可查拔者徵之其不可追者蠲而補之

昔人居官皆有補役錢播在民間者又或監司以錢數萬買牛借民者其始也民皆設契殖錢（合錢取利者名之曰契）歲月既久豪

戶奸民食其本錢遂為虛錄若是者宜查核其根改正約除
使之逋負或其大荒之年民戶散亡以致缺欠者宜勿追徵
并行蠲減取其存者補以新財以助民役
蘇軾論積欠狀云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凡欠官物并與除
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之竭無
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奸吏之所蠶食急之
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
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大率縣有監催千百
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
寂寥無獲矣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

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至所得至
微而胥徒之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呼
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奸吏食邑戶此何
道也臣自潁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屏
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
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
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淚
落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
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也
欲賦役之大均必講行戶布口錢之法民生乃安

均役事實云變通之論有四種曰户布曰結布曰口錢曰遊布（非文非武游手游食者徵布）各主已見莫可歸一　禹貢平賦之法今不可詳惟知其分為九等而已周禮九賦之法出之於職名之曰九貢別之曰九職分之以九等其法詳悉猶可按行漢魏唐宋賦法雖亂亦皆視民財産以為差等此非一縣之令所能創行今姑畧之